

[海天羽翼] 生命的依托 邢增仪

看过一个电影,说二战时一群战败国的女人被关在日本的集中营里,可以想象的战俘待遇加上日本人对女人变态的蹂躏,让所有的女人生活如死。

那时,每一个可以载入人类历史的奇迹发生了,一个波兰音乐教师在集中营组织了一支合唱队,从此充满血腥的天空飘荡起了动人的旋律,当水龙头、水龙头都不能阻挡这歌声,当端着机关枪的士兵在人群中穿梭,当面无血色,但又沉浸在幸福无比的《圣母颂》旋律中视死如归的女人面前时,拿枪的手战栗了。

就这样,这些女人以合唱作为生命的依托,许多人终于穿越死亡,活着见到了曙光。

从此,我更认识到合唱作为一种特殊的形式,不仅可以让猥琐变得崇高,平庸变得圣洁,丑陋变得美丽,一盘散沙变得坚强如钢,而且可以战胜枪、炮。

战争时代如此,繁荣时代更如此。伴随着海南已历经十三年多的“海南爱乐女子合唱团”见证了海南发展的全过程:从第一届“椰子节”到去年的“欢乐节”;从每年“新春音乐会”到抗洪救灾到新农村文化建设;从省政府招待会到企业庆典;还有建省十周年的大型音乐史诗《椰岛九歌》;还有和中央乐团合作演出的《长征组歌》;更有2008年三亚奥运迎圣火仪式;更有代表海南、代表中国的马来西亚、韩国之行,以及多次代表海南捧回金、银牌……可以说“爱乐”的足迹完全踏落在海南发展的节拍上。

十年前我在写《我们为什么歌唱?》时曾写过这样的诗句:“我们为什么歌唱?……柔弱的肩上担起了大特区的兴亡……”

有一个男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不爱‘爱乐’的男人,不是健康的男人”;一个作家也说过:“如果没人写‘爱乐’,那是作家的失职”。为此,我要把“爱乐”留给别人去写,那将是一本厚重的大书。

1998年,我报名参加去北京参加中国第三届国际合唱比赛,请的是中国大牌指挥曹丁,参赛曲目有世界名曲《蓝色多瑙河》,用曹丁的话说:“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训练的艰苦倒也不怕,只是刚诞生两年的“爱乐”功力不够。这时有两个已调到北京的骨干听说了,主动请缨参赛,但怎么训练?合唱是要磨合的,先把谱寄过去,再由这边的团员自告奋勇每次排练后和她们通长途电话一句一句交流。终于等到可以在北京汇合了,终于我们获得了银奖了,只是这成绩来得太不容易了。徐浩丢了她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小李的孩子才半岁,每天至少要哺乳两次,于是她先生像个大袋鼠一样把孩子托在胸前,开着汽车每天从北京一环附近到五环跑两次。

在居庸关领奖经过天安门广场返回住所时,徐浩悄悄要求司机刹车两秒钟,急刹的刹车声,徐浩迅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甚至没有一句谢谢,一个拥抱,满车欢腾的人群甚至没有察觉车上少了一个徐浩,可我的眼和心都湿润了。

还有颜志红,这个如今在美国异国他乡的“爱乐人”常让我们心生牵挂。她进“爱乐”的时候,是她身心受伤最重的时候,可以说是“爱乐”治好了她的伤,但她也为“爱乐”作了太多的事。她在“爱乐”主动承担了后勤工作至今还常忆起她提着沉重的东西从天桥上往排练场走的情景。短短的100米天桥,她都要停歇好几次,后来我才知道,她因严重的腰疾本来在家里连床都下不了啊。

在美国她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她说她最痛苦、寂寞、夜不能寐的时候全靠唱着“爱乐”的歌度过。一次除夕钟声敲响的时候,她第一个打来电话,她在那边泣不成声地说:“我想我们的‘爱乐’啊!”

又过了几年,有一位优秀的女性从美国直奔海南“爱乐”而来,当她说她是颜志红让她一定要来加入“爱乐”时,我心里顿时涌起了万顷波涛。

李莉原是“爱乐”的组织部长,退休后跟女儿去了加拿大。去年一天她打来电话,说昨晚是她最快乐的一天,因为说来都没人相信,她说在多伦多她居住的那个小区,居然一下子遇到了三个“爱乐”的姊妹,昨天她们聚到她家听着“爱乐”的碟又哭、又唱、又笑,疯了一晚上。

在我的心里她们可爱、可亲,她们令人肃然起敬!“爱乐”成了她们生命的依托,而她们是我生命的依托。

只要走近“爱乐”的人,没有一个不被“爱乐”的精神和艺术感动得心灵震颤。

十二年,海南在成长,“爱乐”也在成长。

海南给了“爱乐”一个肥沃的红土地,“爱乐”感恩,“爱乐”努力对海南担负起应尽的责任,“爱乐”没有让海南失望。

诚如我在“爱乐”创立之初说的一番话:“在海边点燃一盏灯是不容易的,它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用心去为它添油,用身躯为它挡风,让它成为我们生命的依托,只有这样它才会亮得更久些!”

[岁月山河] 阳光的三亚女人 曾万紫

在中国陆地版图的最南端,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叫三亚,蓝天白云与大海交接,旁边的椰子树尽显出这是一个美丽的海滨旅游城市,这是一个四季如春没有冬天的地方,拥有最多的阳光,你知道那里的女人是什么样的吗?

在三亚大街小巷里逛逛,摊子转转,吆喝声此起彼伏,大多是女人在喊,那里的女人做生意,没有矜持,没有故作,有的只是诚意,身上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一些店铺里,不时还可以见到一些女老板忙碌的身影,她们伶牙俐齿,精明能干,很会招呼顾客,充满自信。有时候店里人手不够,她们就自己去进货,大包小包肩扛手提,动作甚是利落,在她们身上,有一种运作生活的能耐,也有一种

操持日子的本领,自强豁达,从中可以看出海南女人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

既然是一年四季都充满阳光的地方,三亚的女人也特别的阳光,她们的身体似乎可以收集阳光,然后释放出来,让周围的人沐浴阳光。那阳光般的风采,让人温暖无比,很多人一来到这里,首先看到的通常是一张张很灿烂的笑脸,正如头顶上的那光芒四射的太阳。椰风海韵,艳阳高照,阳光般的女人,性格阳光,肤色当然也阳光,既然肤色很阳光,自然就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白了,可是,美又没有统一的标准,谁说只有皮肤白才是美的呢?那股黝黑古铜,那股小麦色不是更有特色,更迷人吗?而且,阳光的女人有种平凡的心境,

平凡的人生态度,那就是超越自我,珍爱生命。阳光的笑脸具有穿透力、诱惑力和亲和力。

三亚的女人也如海水般透明没有杂质、清澈而澄净,一点也不设防,犹如海底的珊瑚,但你不用潜入海底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三亚是个开放旅游城市,那是个不排外、包容性很强的地方。三亚女人的心胸更是开放,她们不排斥外地来的女人,更不排斥外地来的女人,她们秉承祖先气度恢宏、胸襟博大、兼容并蓄的传统。这里曾经成功举办多届世界小姐选举盛会,曾经云集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开放的城市,碧水蓝天一色,烟波浩渺,帆影点点,椰风海韵让人目不暇接……三亚的

女人相信,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开放的心扉能带动这个城市开放的脚步越走越快。如今的三亚,正以更加开放的胸襟,迈开更加扎实的步履,行走在扩大开放的征程上。阳光女人,让三亚,这个既古老又年青的城市,既安宁又繁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总之,三亚女子占有了一份得天独厚的热带生活环境和氛围,这使她们获得了阳光更多的偏爱,具有了更多的自然美,多了一份自信的心态。因了所有这一切,三亚的街头让人感到了平常日子的温煦、热闹,领悟了此地的可留恋。其实,三亚女人就是一道海南菜,一道海鲜,吃过后会令你回味无穷!



苗女织绣 (油画) 许忠华 作

我们那里人很会做食,番薯刨成片,晒干,便做成了薯头。薯头粥就是拿包米和薯头煮的。包米也是特制的,拿谷子煮,蒸得一粒粒爆开后,晾干,再碾成米就是了。包米配薯头煮粥,煮多久也不烂。那时家里的晚饭都是我煮。放学回家,把一口大锅端上炉灶,灌满水,将包米和薯头倒进去,大火煮,沸了,找几块柴头塞进炉壁,便跑到巷口去打玻璃珠,拎着一双泥手回来时,便见母亲把薯头粥的汤都舀进猪食桶,又一瓢一瓢往锅里兑清水。

我们那渔村土地少,又多是旱地,就种番薯,番薯产量高,得多吃。收番薯的时候,生产队的晒谷场堆成一座番薯山,各家各户的人都提着大箩小筐在晒谷场边排队,队长吆喝声很得意,会计那算盘的嗒嗒声很欢快,就在这吆喝声和嗒嗒声中,一筐筐番薯高兴地扛回家去。收番薯的季节我们不吃薯头粥的,吃番薯,趁着新鲜吃。那时巷子里一天到晚都飘浮着浓郁的番薯味。但是,番薯不能放久的,留住了就长出嫩嫩的薯苗,就不粉了,或者就蛀虫了。番薯还是做成薯头好。这时村里人好忙,月亮起来时,家家户户都传出喀喀喀的刨薯声。母亲喜欢坐在月亮底下刨番薯。她面前放个木桶,木桶上边架把刨薯刀,左手按桶沿,右手有节奏地来回刨,看她身后那影子,很像月亮里那个不停地砍木的吴刚。不知母亲每晚要刨到多深夜,总之我是听着她的刨薯声入睡,早上起来,就见大箩小筐都装满了白花花番薯片了。我们村的番薯片都

说来不信,我去马六甲三次后两次竟成为一家特产店去的。在马六甲这个极具历史遗风的港口城市,那古老西座楼流淌百年人文。在老城颇具规模的奔达哈拉路,一间两层楼的老屋,便是远近闻名的陈金福特产家了。这里总是香味四溢,也总是门庭若市。它有眼花缭乱的食品,一件件货品堆成一个小宝塔,游客在塔林里头来去钻着,老半天也脱不了身。

其实,要说土特产哪儿没有,非陈金福家特别?问题还在这里。它的东西别处大多没有,就是有没有它多没它好。看来这老板是抓住了一只手,便是自然之手。在这手巧点下,当地盛产的热带果品海鲜被顺来倒去的制作成各色食品,像黄梨酥,椰子糕,榴连糕,应有尽有。海里的鱼虾做成鱼干鱼饼龙虾片,又和花椒辣椒芥末捣成这个酱那个泥,那种丰富劲儿让人无法空手离去。记得嘛,它可不是一般的丰富多样,每一件都取自纯净的自然,都精致有讲究。就说那榴连糕,谁都做,但它用马来传统社会佳节送礼的佳品多多(dodol)作为主形态,又掺进榴连的独特香汁,榴连的气息重到恰如其分,远近都能接受,名气也就这样传开。在马来人眼里,做这类产品几近普遍手工艺,早期华人登陆和马来人通婚,习俗相融,女的叫

[乡村记事] 薯头粥的故事 李焕才

软,没味又塞牙,加上总是要急着吃过去干事,就像囫圇吞枣一样。尤其是星期天又遇上海水退潮的时候,鸡啼第一遍母亲就起来煮薯头粥,鸡啼第二遍时母亲便到床边来叫,哎哟,日头晒屁股啦,嗨,还赖在床上!我拭着惺忪的眼睛,坐在餐桌边,一盏煤油灯上跳动着淡黄的火苗,忽闪忽闪的,照着饭桌上那冒着白烟的五六碗薯头粥,噢,一点胃口也没有,但是必须吃,硬着头皮吃,一口一口地推进嘴里,把那五六碗薯头粥都填进肚里。这个时候吃的好像不是薯头粥,是母亲的催促声。母亲总是在旁边不停地唠叨,吃呀,薯头粥耐饿,吃饱饱的,下海滩去就不觉饿了;哎哟,慢吞吞的,吃到啥时呀,你瞧,东边天发红啦,天快亮了,等你吃完下海滩去时,人家早把鱼捞光刺下水啦……

薯头粥虽然养人,可是天天吃,年年吃,吃久了很怕人的,坐下饭桌端起饭碗心里就起毛,觉得这是世界上最难吃的食物,尤其是日子长了胃肠也闹情绪,不停地嗝气,吐酸水。我家一个邻居得胃病,老治不好,每次

[作家之窗] 饼香马六甲 陈冠柏

可列长长的清单,每款食品的背后都看得出制作作者的钻研和创新。钻研者谁?那便是招牌上的名字陈金福。这位带金丝边眼镜的老者也就读过几年小学,但他一生仿佛就为马六甲的特产食品研发存在的。在他的开发目录上,当地的土产被取之即来,从传统的食谱中用现代的眼光和科学的手段筛选出上品牌的东两来,一刻都没有停息。酒在深巷,起初不为人识,他就推行“大巴行销”,用展览的方式吸引旅游团进来。拉客不算难,难的是给人永久的口碑。这老头是拿大策略来经营小食品的。他很早就懂得了“一站式”事业网,自供原料,自行加工线,自招销售网。为保证上乘原料的质和量,他早早买下橡胶园改种特产所需原料,他还时不时的跑去果园打理。就这么辛勤这么投入算是把马六甲的特产弄成了个万花筒,远近都来,成了当

[诗页] 女人(二首) 艾子

理想的词汇,只留给女人 我是如此安逸和快乐 身为入妻,生存的责任不在于我 不徒劳 不设防 迷惘的早晨被富足的激情带进阳光 美貌使敏感的身体 暧昧而富饶 轻微的香气 传自婚姻中的女人 我,天生的妻子 一生的抱负只在爱情中体现 热衷家事 心灵手巧 细致的品质通过瓷器到达 易于感恩的心 把于感恩的姓氏挽留 一切都按既定的方式进行 像一个迷人的陷阱 依赖的情绪由来已久 创造的影像仅限于瓶中之花 及一天的心情朝南的走向 见过我的人,都到过快乐的产地 认识我的人,都被安逸的步履所 打动 我的优越感如此透彻 像上天馈赠中的妇人 秘密地创造快乐 和婴儿的纯洁 我是天生的歌者 理想的词汇,只写给 女——人

已婚女人杨蓝

唯美的时光早已过去 在一个年轻母亲的生活里 体型变化之后是心理的巨大变幻 它们来得那么必然 带着一股新生儿的体香 和一股宿命的霉味 韵味俱全的家庭生活 年轻的主妇显然难于消化 尤其是学中文的杨蓝 用语言虚拟世界的杨蓝 几度失业的杨蓝 崇尚玫瑰的杨蓝 少女时期渴望流浪又体力不支的杨蓝 所有的十字路口都来到她的门前 所有的猫都聚集在她的窗外 命运沉默地带着她 夜真静呵 看着漆黑的月光下杨蓝平静的身影 未婚女人都说杨蓝真幸福 有家有儿子的杨蓝 衣食无忧的杨蓝 忠于肉体的杨蓝 只有在床头静坐 一再告诫自己—— 唯美的时光早已过去 命运早已跌碎,生活 早已成为顺理成章的经历

阳光的三亚女人

女人(二首)

理想的词汇,只留给女人

已婚女人杨蓝

薯头粥的故事

饼香马六甲

浮世逸草

嫫

苗女织绣

薯头粥

饼香马六甲

阳光

女人

理想

已婚

薯头

饼香

阳光

女人

理想

已婚

薯头

嫫是我的奶奶,亲奶奶。潮汕地区管奶奶叫嫫,我家是从潮汕移来的,奶奶只会说唯一的一种语言汕头话。我们兄弟姊妹五人都都是在海南出生,且会说好几种地方方言但由于嫫不会说本地方言,我们家就一直说汕头话,嫫也就一直这么叫过来了。

一直想为嫫写篇文章,可玩了十年的文字游戏,也写了一些人物记,却没有为嫫写过一个字。也许是太爱嫫的缘故,对嫫的那份情,使我无法释怀。

嫫是抽烟的,从二十四岁就开始抽了。因为那年爷爷撒手扔下嫫和父亲等四个儿女走了。年轻时候的嫫应该是个很美的美人,从她80多岁的轮廓便可以知道她的美。爷爷走了,走的不知道是否轻松,可活在世上的嫫就要负起爷爷扔给她的一切困苦。

母亲生我满月后就下地劳动养家糊口,我就全交给嫫了。我四岁时,老家汕头来说嫫的父亲摔伤了,卧床不起,嫫的弟妹们都在国外,无人照料我的姥爷,嫫只好回老家照料她的父亲。那时我已经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可嫫只带我一个人跟着她走。那时候在我的心里眼里只有嫫一个人,其他人都与我无关,父母亲的概念在我幼小的心里眼里只有嫫一个人。嫫回老家照顾摔断腿的老姥爷,成天要去外乡为老姥爷抓药,她一天不回,我便一天不思饮食,坐卧不安。嫫要去抓药的地方必须经过一座桥,过了中午,嫫还没回家,我就跑到桥头去等她,嫫有时看到天黑了我还站在桥头魂不守舍地等她,就会大声的呵斥我,不让我以后再跑到桥头去等她,可我还是要去。

我和嫫是形影不离的,她煮饭,我烧火,她洗衣服,我在旁边添水,她收衣服,我在旁边抱衣服。

嫫没有文化,对我也没有寄予很大的希望或出息什么的。只要能快乐健康地成长,能长久地伴在她身边,听她叨叨,看她抽烟,她就知足了。

嫫喜欢抽烟且有洁癖,她从不要穿黑色衣服,她的衣服都是白色或浅蓝色的。每次,我们给她洗过的衣服,她都要翻来覆去地检查,然后用煮开的米水浆一浆,浆过的衣服穿起来有种挺拔的感觉。嫫不抽水烟筒,也不抽香烟,她抽卷烟丝,她卷的烟很修长结实。长大后,看着她津津有味地吸烟,沉思,恍惚的思想,心里不免为嫫的一世凄苦心痛。虽然父亲很孝顺她,我们兄弟姊妹很孝顺她。可守了60多年寡的她,对早逝的爷爷是如何的思念,对父亲和三个儿女是如何的牵挂,谁能替她分担。

八十八岁的嫫一天起床后突然歪倒在窗边,从此后,生活不能自理,我每天中午下班后就赶八公里的路回去给她洗澡、换衣、梳头,我知道嫫爱洁净,虽躺在床上,还是忍受不了不洗澡和不梳头的。有一天,给嫫洗好身子、换好衣服后,她突然要我给她修指甲和剪头发。嫫留有一头齐腰的白头发,总是盘成结,她嫌我给她的结不结实,好像要掉下来的似的,她说:你帮我把头发剪了,免得我到你爷爷那里总是头发乱蓬蓬的。我听后为自己拙笨的手艺难过。那天我给嫫梳洗完头后赶到城里上班,刚下班就接到电话说嫫不行了。当我赶到家时,嫫已被搬到地上,我蹲在她身边拉起床单,看到她安详地闭着眼睛,很满足的样子。我没有嚎啕大哭,而是把脸贴在她的脸上久久不愿离开。妈妈把我拉起来说,别太难过了。也许吧,嫫已经走完了她的一生,去找爷爷团聚了。

嫫已经去世五年了,我时常的想念她,可她却没有在我的梦里出现过,我不得其解。嫫,今晚回来和我说话好吗?

发展做了甜蜜的先锋。人们会像寻访头一拨华人登陆的码头,沿红房子这殖民时代的荷兰建筑坐一回脚踏花车一样,必不可少的在马六甲之行中加进陈金福的特产采购。我在他的老房子里外盘桓时脑子里一直在琢磨我中国故乡曾有过的乡间特产何以就这么一个无情消亡,更费心思的是几乎同样处于热带同样拥有所有原材料的海南何以就没有这般的引力?永远是这这样,不变的椰子糖,干巴巴的椰子条,成不了气候,游客走时除了难得带几个青椰子,大都背囊空空。可除了,就几个陈金福,那怕只是一个。一个旅游大省嘛,太需要合力作推手来创造陈金福了。如果也能在离开海南时看到满眼的包包小包,那累计起的价格可比马六甲不知大多少。

以其品种规模一起以其品牌名望,陈金福可以和马六甲一起题名金榜。但他珍惜自己的名声,不是低调隐匿,而是用一生低调来守护。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细节;在几乎所有他的产品上都勇敢的自信的印有着他的字眼——制造人陈金福博士。他不是只读过几年小学吗?不错,但以他的成就,夏威夷檀香山大学授予他名誉工商管理哲学硕士。你看,不但是博士,还带哲学的。

陈金福的特产就这样为马六甲的旅游

地的名胜和招牌,给马六甲贡献的旅游收益数量可观到数千方寸。如此好势头,放在别的地方还不开足马力咆哮生产拼命赚钱?这老头不。他还是冷静到家,一不超量做,不放手品牌加盟,所有皆在管得着的眼皮底下;二是更重细节,精细不疏,点滴用心。他做的蜜糖酸柑汁是具食补的饮品,卖得相当不错。后来在报上得知白糖多用有副作用,他就下决心改饮品中添加的白糖。试了好多回,最后用果糖和深山野蜜替代了。这一代,还代出了意外收获,用户说吃了有降血压和控制糖尿病功能。明明可行的东西他都要设法舞弊,更不要说会见到心迷往里头加什么化学添加剂了。中国老一代生意人的勤谨守信,由此建立起的品牌终身崇拜,反倒是在远离国土的千里外找到了现存的标本。

陈金福的特产就这样为马六甲的旅游